

沉痛悼念蒋华良贤弟

华良贤弟走了，毫无征兆，悄无声息地走了，哀痛的心情持续不能平复。

初识华良贤弟是在约 30 年前，中科院正处创新改革的浪潮中，华良贤弟应刚回国不久，时常耳闻他对盲目冲动、无序乱象的质疑和批评。他曾在一次评议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灼见，引起了中科院学生群体的热议，给我留下了一个年青有为、敢言率真的学者风范印象。

2005 年我离开中科院到地方大学任职，蒋华良接任中科院上海分院民盟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他不负众望，坚持委员会双月例会的新规，注重培养后备力量。他善于调动委员会班子每位成员的能动性，积极组织春节团拜等各项联谊活动，自编自导即兴出演节目，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2007 年，我负责筹办主持《长三角地区神经科学论坛》，特邀蒋华良到会与业界同行们交流计算机辅助新药设计平台建设及其与神经科学互动互惠的可能性，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热烈反响。会后，时任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徐天乐研究员主动与蒋华良联系，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合作推进了酸敏离子通道的分子机理研究，取得了国际学界刮目的学术成果。

曾有幸与华良贤弟共同赴京出席全国民盟代表大会，并与他共同履职了两届全国政协科技界别委员的职责。每次在京两会期间相聚，我俩形影不离，情同手足，早餐同座，晚餐提前相约，互留北京小火锅的桌位。晚间空余时间，他会到我房间，打开电脑，兴致勃勃地与我交流计算机模拟设计新药的理论创新与具体案例分析，也会聊聊国内外科技届鲜为人知的奇闻轶事。他常常心重重地念叨：我的理想目标是要让我国民众能用上便宜的药，有效的药。当他主政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所长岗位后，他坚定办所的方向理念：“药物所不研制新

药怎么能行？药物所不能为了文章而文章，一款新药可以产出数十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数十篇顶级 CNS 论文并非能产出一个新药”。他胸怀全国格局，密切关注各地的动态进展，协调各方力量攻坚克难，日夜星辰地奔波操劳。他对所里承担的国家与地方科研攻坚项目的点滴进取倍加珍惜，总是会及时地鼓劲。闲暇之余，他会妙趣横生地着笔写点‘食谱与景致’的科普短文，一旦获奖，他会情不自禁的报喜共享，童趣天真。他对我国前辈们的科学奉献精神格外敬重，时不时地加以整理总结，薪火传承。

记得有一年，我受小组的推举重托在全国政协科技界别的联组会议上发言，当晚在起草以‘重树教授尊严，激活创新活力’为题的发言稿时，提到了一个明知得罪人的内容建议，即：凡是当上了局级干部的校长、所长领导，不宜再占拥研究生培养的名额和过多的科研经费资源，应当专心致志地做好本职行政岗位工作。这条建议原本是几年前中科院生化所许根俊院士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让我签名的大会提案，许根俊院士过世后，我感到有责任重提他老人家的夙愿。当我征求身边华良贤弟意见时，他毫不犹豫的鼓励道：这条建议是有现实意义的，可以提！华良贤弟时任中科院药物所所长，享受局级干部待遇，足见他舍身取义的民主党派坦荡担当。

两年前的一次小范围在沪学界青年才俊春节聚会时，华良贤弟受邀到场助兴，他显得消瘦，得知他已重任在肩，压力山大。

平安夜厚重地寄托华良贤弟在天国他乡安息！来世，咱哥俩再谈笑风生，畅叙对科学的兴致，报国的志向。

吉永华 草拟 2022 年 12 月 24 日平安夜